

非常非常榮幸得到這個獎。這輩子好像和《紅樓夢》還有一點點緣份。我出生在婆羅洲的砂拉越，從小接受華語教育，小學畢業後因為種種原因，開始唸英文學校。雖然是英校，每週還有五節華語課。當時砂拉越雖然已獨立，但是沿襲的仍舊是英國殖民時期的教育體系，初中和高中畢業前必須參加劍橋文憑考試，考題是英國人出的，英文教課書包括莎士比亞的《馬克白》、威廉·高丁的《蒼蠅王》、愛德華·佛斯特的《窗外有藍天》，中文教課書包括五四作家的作品和古典詩詞，曹禺的《原野上》和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。除了《紅樓夢》，都是一字不刪的原文。大概要減輕學生壓力吧，當時讀的是濃縮版《紅樓夢》，十五萬字，以為《紅樓夢》就是劉姥姥遊大觀園、王熙鳳弄權耍狠、寶玉、寶釵和黛玉的三角戀愛故事。高中畢業後，我開始讀原版的《紅樓夢》，前八十回反覆讀了好幾次。有一天下午，我躺在藤椅上看《紅樓夢》，睡著了，夢見自己變成賈寶玉。這個假的賈寶玉走在大觀園裡，看不到半個人，突然聽見隱隱約約的絲竹之聲和女人嘻笑聲，心想：好啊，黛玉、寶釵，妳們去玩也不來揪我。我循著聲音走過去，但是聲音飄忽不定、曖昧冷熱，找了半天，看不到半個人，急得我滿頭大汗，突然醒過來了。這個「紅樓夢」轉眼過了四十多年，記憶鮮明，揮之不去。每次重看《紅樓夢》，心想：今天晚上不知道會不會夢見自己變成賈寶玉？今年七月底知道《野豬渡河》得了「紅樓夢獎」，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夢。嚴格說起來，也不是什麼「紅樓夢」，應該是我的「文學夢」吧。若有若無的絲竹之聲和女子嘻鬧聲，是繆思女神的嘲笑，也是賽蓮女妖的歌唱，既迷人又危險，讓我不自量力的追尋，至今還活在那個文學夢魘中。

《紅樓夢》的另外一個名字是《情僧錄》，說白一點，就是「一個為情所困的和尚的懺悔錄」。一個作家寫了半輩子，無論內容如何天馬行空、弄虛作假，總是殘存大量的自我追尋、私密的記憶、精神和肉體的重建和破壞。現實的乏味和低俗，讓作家透過文學，用自己的基因複製人物、場景和故事，製造一個空中樓閣、不存在的城堡、沒有盡頭的迷宮，並且小心翼翼的呵護和壯大它，對抗隨時入侵的腐化的現實。「紅樓夢獎」突然提醒我，我沒有從四十多年前的夢魘醒過來，也不可能醒過來，就繼續做夢吧。《野豬渡河》原型來自父親二戰時期一個小故事，像宇宙大爆炸的奇點，讓這篇小說釋放出更多想像的空間和時間。它是父親的記憶，也是我的記憶。

小說出版後，陸陸續續得了一些獎，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助拳和推廣，幸運，感動，

慚愧。感謝前聯經總編輯胡金倫，哈佛教授王德威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史書美，聯合副刊主編宇文正，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季季，前遠流小說館主編陳雨航，第三屆「紅樓夢獎」首獎得主駱以軍，我的「馬來幫」好朋友李有成、張錦忠、黃錦樹、高嘉謙，已經過世的、同樣出身砂拉越的小說家李永平，浸會大學和諸位評審。感謝內人，雖然她不太看我的小說，但只要是我想看的書，她總是想盡辦法搜羅。

謝謝！

2020 年 10 月 21 日